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八

魏相明月令奏相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又數采不易陰陽及明堂月令

奏

臣相幸得備負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

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

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

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

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大昊乘震

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

衡司夏火為禮禮者齊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

正宗卷八

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

謀者重故為權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為信信者誠誠者

直故為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

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

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興坎治則寤明王

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師古曰乘治也

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盱以道奉順陰陽則日

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有得敘則災害不生民

不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二怨禮讓可

興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

三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匹匹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

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

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

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

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

夫臣昌師古曰蕭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

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

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

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寃是奉宗廟安天下之

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

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

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冬一貢禹也兒五奚反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

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

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疲一曰新從軍而休疲於軍事者也罷音

罷者也音薄雙反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令奏

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

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

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

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救掾吏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按月令之書難起秦世然先王之制存焉漢興頗用其畧如春行寬大之令布封

賞之恩以至秋冬埋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囚類皆本之
月令自高帝時有趙亮等分舉四時之制至是魏相又
為宣帝言之其後李尋告哀帝謂朝廷忽於時月之令
諸侍中尚書近臣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而盛夏斬人識
者知王莽之心亡後漢陳寵魯恭亦嘗論
此大畧皆原於月令云○此篇論

董仲舒火災對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
災四月高園使殿火董仲舒對

云云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
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
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
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
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

正宗卷八

三

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
已見臯微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
三年五月栢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
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
栢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
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
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
久矣至於陛下時天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
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
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廼

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及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

吾燔高園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

災燔之况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

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畢在外者天災外畢在內者天

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皆輕承天意之道也按漢儒

前未有言災異者故五行志云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

陽為儒者宗愚謂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為天

心仁峻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所謂尚德不

對則傳會甚矣况又導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尚德不

尚刑者向其自相戾耶夫親戚之驕借近臣之專橫夫

豈無道以裁制之豈必誅殺而後快哉史稱仲舒居家

惟說其意少臺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馬上召視諸儒

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

史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其後淮南衡山

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

誼顯斷於外不請既還事上皆是之史又言淮南衡山

江都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

言有反謀不過教人而坐治者若是其眾豈非仲舒前

不削以為後人輕言災異者之戒云而

正宗卷八

四

蕭望之雨雹對

領尚書親屬皆宿南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
意望帝自在民間開望之名曰此東海蕭云亦
下少府宋時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云云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在遠昭公鄉使

魯君祭於天變宜云此害師古曰鄉讀曰無今陛下以聖

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

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

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

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效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

拜望之爲謂者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下望之問狀高者請於丞相御史次者中書言便

滯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選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選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

竟謀反誅望之寔益任用按望之此對顯指霍氏之辜適當上意故寵擢隨之嘗攻孝宣於在位二十五年災

輔政四方有災變輒奏然神惟改元正弱翁居位魏相日不聞有所正救自是鳳皇集甘露降黃龍見無歲茂

有豈珍符景既誠若是其多邪始必有粉飾傳會以希媚悅者若黃霸之鸚鵡是也及望之爲御史大夫奏謂

遷之謹人則三光不明今日月少光欲在臣等則有左遷之主以瑞應爲夸則必以災異爲諱宜其歌頌者踵聞

而論者
正宗卷八
五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本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

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二帝初即位蕭望之更直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惠苦外戚許史在位

放縱而中書官弘恭石頭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昂卷

舌問上感賜望之爵闕地侯奉朝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頭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

恭頭許史子弟侍中皆側目望之等更生懼馬乃使外親上交事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

大盛也前弘恭奏望之等獄地大震恭移病出臣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罰進望之等

塞矣通賢者之宜退恭頭由是言之地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宜退恭頭由是言之地罰進望之等

服遂逮更生繫獄坐免爲庶人望之亦坐使子

上書恭總白令請微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綸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云
光元年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眚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掩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恨恨自竊見以下凡七八然見於言外非積於中者厚不能及也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和字乃一篇綱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

正宗卷八

六

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麴釐麴麥也如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事則反見憎毒詭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詭口螫螫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

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垂離不和出奔於魚品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池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鵝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書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

失序相乘水旱饑馘螽蟴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
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
不可勝數也按此敘次有法故不覺其冗周室多禘晉敗其師於貿
戎伐其郊鄭傷栢王戎執其使衛侯以朔召不往齊逆而
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
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
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
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
淆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諫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詭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

正宗卷八

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
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
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
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
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
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
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
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
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
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

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諛邪並進也諛邪之
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
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諛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諛邪進則眾賢退群枉
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
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
雨雪應鹿見睨聿消與易同義昔者繇共工驩兜與舜
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
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

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
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
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
信任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
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
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
奏佞譖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
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

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君手小人成羣誠足愠

也此言不和之狀

昔孔子與顏淵子貢甫相稱譽不為朋黨萬

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

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取不之於朝易曰飛龍在

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

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

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

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

以傾移主上

此言不和之由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

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

正宗卷八

十

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

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

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汙原

秦魯之所消以為戒

以上皆應前漢論事多如此

考詳應之福省災

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

杜閑群枉之陌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

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

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

聞竊惟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洩

更生重封昧死上

恭願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

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頤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
欲上內重堪又患象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
與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與朝臣斷斷不可
祿勳阿邪與者傾巧士謂上疑崔因頓指曰非獨不
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門諸
萬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又左遷崔爲河東太
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朝關災其
晦日有蝕之於是在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
稽首謝徵詰行在所拜光祿大夫堪尚書事猛復給白
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詭捷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
賢否之辨一篇之中反復教四可謂深切矣乃卒不
能開孝元之惑不明之君可與言哉恭頤自宣帝時管
機至元帝立遂大用事陷蕭望之於獄殺之更生此對
元帝之六年也是年堪猛黜賈捐之於獄殺之更生此對
其後京房嘗一言之亦死終又非房世敢言恭頤者惟更
生房二人而更一言敢及之者故皆致位三公而更生
號稱大儒會微一言敢及之者故皆致位三公而更生

正宗卷八

甘心廢錮不肯少吐精忠峻節千載之下猶高仰之彼
卽位諸儒視之真可媿死房事見後敘事篇又元帝初
馬時地震故翼奉徵待詔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天地
位懸日月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
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
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
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又曰人氣內逆則
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
象天六卦象地故城病則氣色發於面五臟六腑五藏
於貌又曰古者朝廷異姓五過為平均親而有異姓動
明而難通故同姓異姓五過為平均親而有異姓動
獨以舅后之家爲觀異姓之臣又疏以十之黨滿朝非
持夷位執尤奢儲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十之黨滿朝非
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陽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
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又諸侯
王國與之後宮宜為設負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生
教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

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故表所言不皆純粹故劉其要者于此

薛宣論陰陽不和疏成帝初即位宣爲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

上踰云云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無佚豫之

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師古曰允信也中竹仲反然而嘉氣尚凝陰

陽不和師古曰疑也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

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

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率劾妄爲苛刻也

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

民過失譴訶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

正宗卷八

十二

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

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

不通則陰陽否師古曰否閉也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

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鄙語曰苛政

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救師古曰申東也謂約束也

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

嘉納之宣教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賤退稱進白黑分明絲是知名

谷永曰食地震對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李方正直言極

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李永待詔公車對云云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

卿又下明詔，御舉直言，燕見紬經，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盤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嫫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

— 正宗卷八 —

十三

國家或亂陰陽，昔寢妙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師古曰：閭，發寵之族也。臧，善也。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逮。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供，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

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骨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褻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婁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荒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粟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

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翹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又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爭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

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
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
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
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
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灾民無離上之心經
曰懷保小民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
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
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
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
其下今三年之間灾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

正宗卷八

十五

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
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

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

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因曰
臣前幸得條對灾異之效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
對策皆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
無用之虛文欲未殺灾異樹閣詠天是故皇天勃然發
怒甲已之間暴風永對日食地震皇太后貴妾專寵所
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日食地震皇太后貴妾專寵所
是時上方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
咎焉永知鳳方見相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
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胃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
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小者
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小官益互親疏相
錯胥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官益互親疏相
安陽博陸之乱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竊恐
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曖昧之瞽說重

夫天心不可之大者也時杜欽一對曰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文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憂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何以其夜之日以戊申蝕時中此必適安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惟陛下深戒之。按永欽所陳災異大抵皆婦谷後言以黨王氏本不足錄以此篇頗得大學遺意姑存之餘皆削去

劉向上星字等奏

成帝即位石顯等伏辜更生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大后專國權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終書上方猶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惟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

正宗卷八

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後見外家日盛遂上封事極諫見外戚類中向為人廉靖樂道事積思於經術畫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元年星字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字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云矣懷不能已復上奏云云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一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

允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嘗數言曰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月歷正月為陬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三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也當見四仲也太白經天而行謂孟康曰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西過午為經天也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恤天下人有畔心象獨號令而無臣也枉矢夜光應劭曰流星也其射

正宗卷八

如矢蛇行不正故曰枉矢流以亂伐亂應劭曰蘇林曰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也熒惑襲月應劭曰惑主內亂月主刑孽火燒宮師古曰孽火也野禽戲廷張應曰故趙高殺二世也野鳥入將去處主人都門內崩師古曰內崩而壞長人見臨洮石墮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第大角大角因伏不見也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兩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也京房所謂陰氣盛薄奪日孝昭時有泰山則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光者也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符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李奇曰流星也下暗星地為天狗皆扶星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

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維維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鄉世所同聞也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狼狽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_反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俾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

正宗卷八

十八

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外家說見外戚類中按是年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乃至張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侵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况淺見鄙儒之所言性下宜修政用上雅信愛禹由是無疑王氏按禹以經術為天子師而其精乃爾視向之忠精為何如

李尋災異對

本傳尋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

為星歷除尋為吏教與程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厚遇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傳喜問尋曰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尋對云云帝即位未改元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踈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三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酒史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曰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

正宗卷八

十九

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曖昧三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師古曰請也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問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覬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齋師古曰齋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

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
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笑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
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宮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
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
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
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
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
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
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
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
行南頭第一星東道也秋冬北行北頭
第一星東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也過軒轅上后受氣
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

正宗卷八

廿

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爲后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

失色厭厭如滅鄭師曰厭音壓桑之
繫師古曰音烏點反此爲母后與政亂

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

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屋大柱
謂倚任也小可爲寒心唯

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師古曰
邪佞之

人誠可賤惡勿得
寵異使之盛彊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

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

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

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爲
帝填星爲女主當以

義斷之熒惑往來三常周歷兩宮兩宮謂紫
微太微作態低昂

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為

當從尾北而今貫之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

尾為後宮之義也天庫張晏曰天庫也孟康

曰奎為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龍也當門而

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

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張晏曰

搖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頽蔽善太白出端門張晏曰

微正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熒惑入煇室

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

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踈之微誅放佞人防絕

萌芽以盪滌濁濊同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

正宗卷八

廿一

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

首之孟天所以謹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

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莛同四孟皆出為易王命

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盖皇天所以

篤右陛下宜深自改治國固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

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

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

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無雨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

封爵其月土溼輿張晏曰達於月令恐後有雷雹之變

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

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
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
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
敬授人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
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
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
意設群下請事君陛下出令有繆於時者當知爭之以
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
終始所生孟康曰婺頊女也北方天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爲準平王道公
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

正宗卷八

廿二

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
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皆
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燂燂震電不寧
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鄉士之屬唯陛下
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
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
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
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
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
閉絕私路拔進竒入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

神折衝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能折挫之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

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

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

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

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

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師古曰通人謂為達賢人也故

世陵夷馬不心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眾曾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

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

正宗卷八

廿三

養未君之明者善養士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

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

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

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習偽並興外

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此

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

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至深見天意

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

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

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一以異又不

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面以視天下明

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

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三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患臣

之言師古曰則與哉同謂裁量而反思之是時宋帝初

祖母傳太后乞驕恣上雖不從尋言然米其語每有非

大警如鍾馗殿中以問楊雄李尋尋對曰此所謂鼓

者也人君不聽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督無形不知

所從生宜退丞相

以應天變上不聽

木業上日食對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

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乘騎將軍臨拜

日食詔李方正直言狀陽侯幸育李漸對云

云

正宗卷八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

頭擊閭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

如死也繆公感寤用百里奚秦以大治下和獻寶刑足

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諫臣聞

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

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

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

師古曰隱三年紀侯使履緌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滅降也

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

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

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暗師古曰暗晝

啓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此法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
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
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效馮琦按春秋災異以指象
爲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陽明爲陰所臨
坤卦乘離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
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以直言其事昔曾子問
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
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而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
第家以詔策決復遺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
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

正宗卷八

廿五

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
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
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
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
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
一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曠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
發者明陛下嫌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
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穢正
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
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

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踧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
天變不空保右也主如此之至柰何不應臣聞野鷄著
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愾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
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
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鄭未拜病卒之
世安政外家諸舅恃權重於丁傳故孝哀時也
鄭敢藏丁傳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執然也

孔光日蝕對

光為丞相重忤傳太后指由是傳
氏在位者與朱傳表裏共毀諸光

逐策免光退問里杜門自守會元壽元年正月
朔日有蝕之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云云

對在杜難後

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

正宗卷八

十六

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敬用五事建用皇

極師古曰周書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

徵存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

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側匿孟南承曰眇行疾也側匿行甚

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歲之朝曰三

朝師古曰歲之朔月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

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

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

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自又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
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一譴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救躬自約總正萬事故遠讒說之黨援納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專一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孚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棗謏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

正宗卷八

九七

可疑惑

師古曰效明貌也音角

書奏上說

賜光末帛拜為光祿大夫

位次丞相按是時丁傅用事重賢隆寵王嘉鮑宣狼狽言之而光所對沈陳救躬正事而於貴戚故幸晉微辭反之不惟有媿於嘉宣且有媿於杜鄴矣嘉以直言死光代之相遂與董賢同為三公婚事之態云所不至殆孔子所謂鄙夫者與患既錄其文不得中其實以示學者云王嘉鮑宣奏在變平賴中

王嘉論應天之道

言小任年災惑守心太白鳥而

芒光又角星第於河其法為自兵亂是後詔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其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丞

相嘉對

云云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

人若謂師占曰見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

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師古曰傳讀

略反虛造凶奴烏孫西羗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

天之道也守相有臯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

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樞動危始也辯口快耳

師占曰為快聽者之身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譎諛傾險辯

慧深刻也譎諛則主惠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

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

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誅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

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正宗卷八

聽遂下詔曰問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微或頗

著惡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干戈器用

舉明習兵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

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

馬票騎將軍是日有食之憂賢因此沮射晏之策後

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不相御史奏躬臯過丁繇是

惡躬等通鑑載此事於日食前以上論灾異其別

見於外感變幸事中者當互考也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

武帝建元三年上拓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實臣吾丘壽王司馬

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

臣辯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馬然相

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恢諧上以

臣聞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

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謂古曰郎台

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

為苑何必盩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

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

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

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

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

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

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

正宗卷

廿九

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

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實畝一金今規以為苑

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

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

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

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

東西車駕南北師古曰亂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

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是隄之輿謂天子冑貴無隄限也是

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

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

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靈王起宮中設九市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

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

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孟康曰秦階三台也每台上階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

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為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

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乎則五神受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

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與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踈濶也以孝武皆

有此事故朔為陳之是日因奏泰階之事迺拜朔為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

云奏

正宗卷八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

化民豈有道乎朔對云云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

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七綵足履革舄以韋帶劍師古

曰但空用莞蒲為席師古曰以莞及兵木無刃服度曰韋不加飾莞蒲為席蒲為席亦尚質也言內集上

木而無刃言不衣緼無文師古曰緼亂絮上無文絲也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羸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

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

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號稱千門萬戶木土

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

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師古曰績五絲也罽宮人簪瑇瑁

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

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

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

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

甲乙之帳絡之以隋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玉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與造

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却走馬

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詆笑

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又武帝嘗為寶太主置酒

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董偃

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富

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

於春秋方精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

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其罪三也上默然良久曰

吾業非設飲請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曰

正處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禹亂之漸其變為篡上曰

善更置酒北宮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

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

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

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

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

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

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弊之變况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安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繁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貢禹論節儉

元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時初元

元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

正宗卷八

廿二

不凋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厩馬百餘匹孝文帝衣綈履黃器無珉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絳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侈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

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馬論語曰君子樂節

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

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筭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尚盛衣的器晉先

似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

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二工官官費五千萬師古曰二

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師古曰從東西織

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

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

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

今民大飢而死又不葬為犬豬食人至相食而廐馬

正字卷八

三

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

散充益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

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弃天下

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減金錢財物鳥獸

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滅之又皆以後

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

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

能自言減師古曰取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

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

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眾庶

莽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二分云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圃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三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母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

正統卷八

廿四

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下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賦及齊三服言遷馬為光祿大夫

谷永諫徵行宴飲

成帝永始二年遷京州刺史奏事京師詔當之部時有黑

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云云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蔽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上者得其存

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同姓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處謂斷次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

正宗卷八

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成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成亦滅也言火燎方盛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為褒姒所滅怨其甚也成呼悅反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未濟上九爻辭言耽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濡濕也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好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饋與饋同饋食也言婦人之道居中主食遜順而已無所必遂而言婦人不得與事也師古曰與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師古曰大雅

趙智也言幽王以趙婦為美實乃為梟鳴也婦謂褒如也梟鳴聲之鳥故以諭焉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

以寵衰奴之故生此災耳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師許

皇后及班婕妤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誠女寵至極不

可上矣師古曰上猶加也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如淳謂

趙李本從甲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

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子用反橫胡孟反刺舉之

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師古曰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也

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榜箠瘠於炮烙師古曰瘠痛也炮烙紂所

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於炭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

中笑而以為樂春下感反復怨反除白罪建始正吏師古曰反讀曰愾罪之明白

者師古曰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

正宗卷八

卅六

議劾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奪服之立其罪名至為人起債

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為之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

物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

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

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

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

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酒媒嬖溷殺無

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

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

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

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天祭今陛下輕奪民財
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
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
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歛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
山靡敞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盱晉灼曰營表
則大也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
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
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
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
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

與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
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
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
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
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
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
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
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媵出之具克
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
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師古曰椒房皇后所
居玉堂嬖幸之舍也

亦聽後宮之請請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穿誅戮

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

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闕

亦謂減劑之存卹振拯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師古曰採

更謂更卒也也謂更卒也 薦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

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取條諸

夙夜孳孳婁省無怠舊衍軍改新德既章織介之邪不

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

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

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帝

正宗卷八 廿八

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故為微行多近幸臣趙

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

數言故推承等使因大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承白知

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

大怒衛將軍商密通承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承救過

交道病者勿追衛史不及承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

永為太中大夫遷 谷永論微行宴飲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

于長受永所 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

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

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墮首身

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

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備尉受臣永所
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
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
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
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
委柩後寘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
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
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闈
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
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

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
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師古曰

行葦之篇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王籍稅取民不
化所及仁道霑被雖草木至賤無所殘傷

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

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少蕃茲符瑞並降以昭

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酒荒淫師古曰

沈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泄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

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師古曰悖乖也郵上

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

涌出妖孽並見彗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

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謹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

西顧此惟予宅師占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以殷紂為惡不變乃眷然西顧見文王之德而

與之宅告也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

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

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

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遭无妄之卦運應

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灾異之最大者也師占曰取易之无妄卦為義直百六之灾阨師占曰直當也三難異科雜焉同會

謂相參也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灾大異交錯鋒

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高祖以米至元帝著記

灾異未塞除也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占

之始故云三朝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

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灾異因之以飢

饑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七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

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

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

宮苑園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閭之處微舒崔杼之亂

師占曰陳夏微舒弑其君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

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

火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

師古曰分臣承所

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

扶問反然後變見于上可

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

正君臣之義無復

與羣小媒黷燕飲

師古曰媒狎也黷汙也

中其門後庭素驕慢不

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

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

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

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

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飢饉而吏不

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

正宗卷八

四十一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孟康曰膏者所以潤人肌膚爵

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傳曰

吝則凶臣吝嗇則吉論語曰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傳曰

飢而不損茲謂秦厥災水厥咎亡詆辭曰關動牡飛辟

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

師古曰易詆古之王者

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

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

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

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五十有

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

異較炳如彼水灾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

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杜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灾屢

至損服凶年不暨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

掾之師古曰鄱國谷風之詩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子

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

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

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

恣所欲之師古曰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

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救勸耕桑毋奪

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

正宗卷八

四十二

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

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

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

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

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

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沈

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

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異愚也永之二疏可謂

切矣然專攻主身及後官而無一言及於王氏非忠臣

也今以其文而錄之又成帝嘗由八張放等宴飲禁中

皆引消舉白談笑出陳時乘輿陸坐屏風畫紂醉踞如

為無道至於是非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

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

圖何成對曰沉酒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武王式號式號大
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法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謂
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曰復聞讜言安班伯數
言賁於谷永之一疏故附此以上戒游岐漢後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
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

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
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得故地
居數年梁王勝死三子復上疏云云時帝十一年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

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

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
得宜則嗣主

安國故曰皇太
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

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

正宗卷八 四十三

國耳師古曰餌謂
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

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

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

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蝟毛而

起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義
諸侯謂彭越

黥布等師古
曰斬與交同擇良曰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
諸侯國

皆在關東故云東門外立之
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

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

兩諸侯師古曰兩諸
侯梁及淮南而縣屬於漢屬漢其吏民絲役

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資財補縫作衣錢

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通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

淮陽孟康曰與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列城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

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鄭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如淳

謂立封界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

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三山東之

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師古曰帝及太子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

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

除六國之讎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

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三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

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按此亦所難言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

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

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此

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

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雖諫口竊恐陛下接王

淮南孰子曾不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下軌

天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

耳此人必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執仇者大

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

志刻手以衡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黠布

嘗用之矣漢有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

不便雖割而為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

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剗諸荆軻起於兩柱

墜馬死詔自傷為博無狀常哭位後歲餘亦死賈生之
死時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無子文帝思賈生
言廼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
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
率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
王子為王老兩國亦反誅韋氏曰四齊王膠東膠西
菑川濟南王也。後史所以詳敘本末者以見詔前謂
梁足以打齊趙後謂淮南王
子之不可接王其說驗也

中山靖王聞樂對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

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
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
城犬牙相錯者為磐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
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
自以侵寃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
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滕聞樂聲而泣問
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歡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

悲思益其故高漸離繫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應劭

曰燕太子丹遣荆柯刺秦王賓客相於易水之上漸離
擊筑士皆垂泣荆柯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俯首

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

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
已鎮曲池又已不墳墓生荆棘投豎游其上孟嘗君亦
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

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笑反夫眾煦漂

山應劭曰煦吹也聚蟻成蠹朋黨執虎十夫撓推師古

曰撓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烝庶之

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謂衆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

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師古曰信

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紛驚逢羅師古曰信潛然出洋

法罔可爲出涕者也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然師古曰

舒明月曜夜蠹蝨宵見師古曰宵然雲丞列布昏冥書

尿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師古曰掃亦布何則物有蔽

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塞也闕猶止也讒言之徒蠹

生師古曰蠹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

聞社廳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廳何則所託者然也臣

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師古

於戚屬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師古曰葭莩

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薄鴻毛喻輕薄甚也群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

擯卻骨肉水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

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

疾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

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方

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陳別傷漢間漢有厚恩而諸

侯地稍小云壺關三老上救太子書庚太子傳武帝末衛后

子有勝會巫蠱事充因此爲最遂至太子宮

振蠱得桐木人征于二年七月壬午太子使客

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樓部言客爲將率與丞

敗亡不得上怒甚羊下憂懼下

知所出壺關三老成上書云云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子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斃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高塞而不通太子進則

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允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背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母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

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悟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人子惶恐無他意而田千秋復欲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天家後上講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求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谷永論梁王淫亂疏梁王立荒王嘉子也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

一犯法不可諫止荒王女弟墮了為立舅任實莫立與園子姦種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慈望有惡言有司按劾因發淫亂事奏

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云云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

外為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藁之言

應劭曰中藁材構在堂之中也師古曰藁謂舍之交穢材木也應說近之春秋為親者諱詩

三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為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

正字卷八

四八

情無疎遠皆昵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云

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効

力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附傳獨以偏辭成臆斷獄亡益

於治道乎孟康曰蟻音漫師古曰蟻音林謂塗染也以內亂之惡披

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

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

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

心案事者迺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

舒師古曰猥曲也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

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

蓋之則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

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

明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以廣公族附疏

之德為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甚得治親之誼

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後建平中立復殺天子遣廷尉

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冠

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求微密謀臣

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盼伺宮殿之裏

毛麓過失已不暴陳當伏重誅以現海內云云按此

國之難例疑同姓自景武迄于哀平未有改封同姓

際既誅而棠棟之詩惻然嗟闕情意逾厚方大封同姓

以衛王室者異矣是以有周卒賴宗疆之助而漢枝葉

翦落無以制內重之患豈非來世之法戒哉谷永之言

可謂知大體矣
以上論宗室

正宗卷八

四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八

